

海南五指山，是我多次听说并路过的地方，总想攀登一次，因为那是热带雨林，与我攀登过的所有山地都不一样。2025年盛夏，在参加海南生态文学活动时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我与几个朋友，带上简单装备，踏上了步步登高的木栈道。栈道很长，七弯八拐地朝上蜿蜒着，游客也很多，几乎一步一景地形成了卡点堵点，面对数百年的陆均松，你无法不驻足。尤其是侏罗纪时期恐龙的主要食物杪稂，巨伞一般撑向天空，你不禁仰首，要去想想恐龙身躯高大的进化原因。更别说那千古老藤对包括石头在内的物质的捆绑索绑，誓死纠缠了。不是你不想趋前，而是道旁的生物、水流、山石紧紧勾住了你的眼睛，让你脚下无法适应摩肩接踵人流推动。你的鞋后跟总是被人踩掉，但你仍难长记性，因为又有更好的景色让你东张西望、挪脚不动。

专家在给我们一一介绍着这些热带雨林宝库的丰富生物样态，植物达2000多种，陆栖脊椎动物近400种，昆虫1700余种，尤其是蛇多、蚂蟥多，且多是伪装大师，颜色与枯枝老藤、翠叶绿植并无二致，你看着是一根很像样的挂手棍，拾起来，却是一条突然弯过脑袋的蛇，这也让人对曲径通幽的密林产生了些许惶恐。不过护林员说了，你不惹它，它不惹你。倒是蚂蟥，喜欢“热粘皮”，你发现时，它已在你皮脂下湿润如酥、“酒足饭饱”了。它长臂猿，跟太阳熊向密林的色系一样，有直接检查你口袋的“粗野习俗”，配合不好，是可能挠你几下的。因此，我们上山都穿了长袖长裤，且紧着口的。

这天晨起，太阳就穿越了雨林密植的缝隙，将木栈道都投上了色彩斑驳的光影，同行的女士甚至有撑开遮阳伞的，但很快又都收了起来，因为天空聚集着无数个伞盖，以墨玉、翠绿、鹅黄、白银、纯金的颜色竞相擎天，洒漏下来的那点散碎颗粒，即使热得发烫，也是灼伤不了任何娇嫩肌肤的。阳光让一切植物都拼命向天，便撑起一个又一个穹顶，形成造型各异的“空中花园”。这些“花园”有的疏能走马，有的密不透风，撑持“花园”的“柱子”，甚至有黄花梨、风吹楠、香樟、坡垒等名贵树种。

我必得得说说坡垒，开始我还以为是一种土坡垒石，后来才有幸拥抱过一棵，原来是一种很稀有的树种。它材质坚硬，被誉为木中钢铁，但生长得极其缓慢，慢得人类与它根本难以相携而行，人都老了，它还一副少不更事状。这种木材最经久耐用，可做渔轮龙骨和各种轮盘轴承、轴套。热带的槟榔、椰子、棕榈倒是蹿得快，都是几年或几十年的寿

在北京这几天，最惬意的事，莫过于清晨吃过早餐后骑一辆共享单车，往胡同里钻。老北京话叫“遛弯儿”，透着股子自在劲儿。

国庆长假赶在秋分与寒露之间，京城的天儿也格外凑趣，正契合出游的心境。清晨的风凉丝丝拂过胳膊，清爽得像给一天的出行攒足了精神头。正午的日头从云里探出身来，暖乎乎洒在身上、地上，连墙根的砖缝都亮堂起来。偶尔飘儿丝雨，雨停后，空气里满是清润的气息。天儿好，去胡同骑车的兴致也跟着涨。胡同的道儿不宽，却收拾得齐整：宽些的地方停着小汽车，窄处就搁着摩托车之类的物件，没见哪户人家乱堆杂物，处处透着老辈传下的规整劲儿。青砖铺就的路面被岁月磨出深浅不一的斑驳，有的墙根处还残留着青苔痕迹，像给胡同镶了圈暗绿的边。两侧院墙多是青砖矮墙，顶头铺着灰色瓦片，瓦檐微翘。每户人家的院门边都插着五星红旗，在秋风里飘着亮眼的红。

胡同名儿最是耐人寻味，大抵一个巷道就有一个专属的名儿。我们住在前门大街附近，远远望着那片胡同方方正正，骑进去方知是胡同套着胡同，名字也各有不同。从鹁儿胡同拐个弯是板章胡同，再七绕八绕，又挨一个儿穿过赵锥子胡同、储子营胡同、铺陈子胡同、九湾胡同、达园镜胡同、校尉营胡同。瞧着这些名儿就勾人遐想，想来背后都蕴含着故事，向附近居民一打听，果真如此。这倒和别处一样，地名里总藏着光阴。就说储子营胡同，早年叫“厨子营”，明清时因散帮厨子聚集承办红白宴席得名，民国雅化为“储子营”，1965年地名整顿，统称今名。评书名家陈士和就出生于此。胡同里不仅有寻常人家，还藏着镖局、剧装厂的旧址。有些院门看着普通，可一端详，青砖灰瓦配着红门狮抱，汉白

年轻的树林

玉 珍

我们去树林散步，空中是鸟鸣与奇迹

我们使树林年轻起来。另一种纯真的万年悬在枝叶间，先人的余音等两双不老的脚步过

平地幽深的巅峰，静如湖水

我们聆听奇异香气的来源

童年闻惯的茅莓蛇莓通泉草

# 攀登海南五指山

陈 彦

命，而坡垒是以千年的活法做着长期打算。说是七老八十、百岁高龄了，却一副不急不慌相，你忙你的，我长我的，呈体态中的“中子星”状态，只往内“坍塌”，向致密的方向自我加压。眼看风光都被其他笔直向天的树木抢完了，它仍是颇有耐心地笃定着自己的成长节奏，直到撑起一把一开伞就是千年的繁盛华盖来。

在如此蓬勃的“花园”中，有坡垒这样坚实向内求的树，也有一派生动、灿烂盛开在各种参天大树上的蕨类植物和攀援藤蔓，它们以寄生的方式，在各种大树的表皮上展开新的生命，并以喜阴性情，不与宿主抢夺阳光与养分地借住下来，有时回馈以保温保湿保鲜的绵薄，并最终以腐殖质的形式，成为宿主新的养料。大树的肩扛背驮、臂撑掌托，蕨类的坐态优雅、仪态婆娑，让“空中花园”增添了无尽的瑰丽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像置身于豪宅大院，看着那些千奇百怪的绿植，或攀附，或倒悬，或斜逸旁出在“华庭廊柱”上，却无一株人为痕迹。要么是鸟的杰作，要么是风的浪漫，当蕨类、兰草、藤萝、小乔木的种子被某种不经意行为牵动一下，便立即在大树的枝枝杈杈上，衍生出崭新的植株来。依附，在这里上演的是一种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戏剧，而非索取与背叛。它们让这片密林呈现出比人间生态更为丰富的生命活性。尤其是一座座“空中花园”的“背景板”与廊下，都畅流着无尽的清澈山泉。还有一个一溪九叠的太平山瀑布，更是让“空中花园”呈现出绿野仙踪般的奇幻景象。这一片竟然叫水满乡，名字真是起得再也不能如此恰如其分了。每个人在这里都想仰天深呼吸几口，但空气负离子是能让你醉了的。

走完木栈道，已是一个多小时的旅程，再往上爬，就完全是石磴野路了。所谓石磴，也非人为铺就，都是攀爬者将岩石挖抓与踩蹬出的缝隙与崖坎，踩踏得久，也便似是一条有迹象的路了。而更多的借力，是靠老树的裸根与无处不有的藤萝，以及凤尾蕨这些随手可抓的野草，才能将身体“打秋千”一般悠悠到想要的高度。这是一个全身都需紧贴陡峭山崖攀援而上的姿态，护林员反复强调“手脚并用”的重要性，并要求积蓄体力，循序渐进，因为未来还有至少3小时的行程。有些地方，干脆是90度壁立着的铁索拴链的钢架阶梯，让你攀登时是头顶悬崖，脚下凌空。这也是一些攀爬者不得不望崖兴叹的地方，人便越走越少，但美景又像礼花弹一样疯狂在前边绚烂绽放着，我经不住诱惑，便与少数几个人继续盘旋而上。

我最终懂得什么叫雨林了，大概是随时就会下雨的意思。持续湿润的高湿度环境，植物蒸腾作用旺盛，常年降水量在2000毫米以上，这次强降雨，竟然被我们深度遭遇。按护林员的说法，热带雨林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。我们却遇到了意外，雨竟然下了七八个小时，直到把我们从高山之巅连滚带爬地送下来，才见风轻云淡，远山含黛。但当时我们坚信太阳会再出来，“空中花园”会一座比一座更加晶莹剔透、仪态万方，五指山脉也会在持续登高中，逐渐磅礴到目之难及。太阳就要出来了的希望，让我们持续攀上了20多道人工铁梯和无尽的自然石基山梁。雨是越下越大，漂浮的腐殖质与顺着各种沟槽涌流的泥浆，让我们更进一步失去了攀爬的基础和抓手，很多时候，只能通过仰望，得到可攀之物的准确认定，才敢出手、下脚，去控制与巩固身体的悬置与落点。也正是这种千百次的反复抓牢与踩实，让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对自然界蓬勃生命的庞大根须，产生了最为真切互动与认知。

盘根错节，已无法形容这片热带雨林的地表生态。很多巨石，是被一棵大树的根系，全然网兜得分离不出任何散碎了。而有些树木，又是将一块完整的石头，从中别开，粗壮的树干直指云端，而丰富的根茎，是将石头撑破成八瓣，从容伸向数十丈远的云崖溪水。还有一种树木的侧根，是完全向外生长着，竟然能形成一块块立楼起来的木板结构，让你攀援时，都不敢相信这些木板是稳定而可靠的，但它们可靠得就像巨轮上的铁锚，锚爪会坚如磐石地稳固住任何长风激浪。那无边无岸的藤萝，更是找不到头尾，它们从这棵大树顶端垂拉下来，又向另一棵大树的腰腹纠缠而去。一些树，眼看是被活活缠死了，却又见

向湘龙

胡同里的身影

以及毛萼泽漆白蔷薇

荡漾植物盛大的音乐

跟我走，你看到树洞通往昨日与未来

一片慷慨的正午之光

吹动造访之物

高藤蜿蜒至每一阵风的老年

没有语言也周身通明

一个无声的风就躲在树林里

悄无声息

而我年轻轻轻已闻到那团神秘

遇见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# 大地

▲油画《金秋》，作者湛北新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我妈走了9年，但她仍无处不在，胖胖的身影还端坐在我不舍得扔掉的旧沙发上追着肥皂剧，给老友煲电话粥的朗笑还回响在已然清寂的餐桌旁，源自她亲烹的美食味道，依然在我和我女儿的记忆里，氤氲不散。

记忆还在，妈妈就始终还在——这是我读到女儿的一段文字时意识到的。女儿在遥远的他乡怀想，“砂锅里浮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油，油下面是泾渭分明的深红色肉汤，里面堆叠着肥瘦相间的肉。外婆的红烧肉给我的记忆太过深刻，以至于对我来说，‘肉’这个词代表的就是这样的景象，而一切不是红烧肉的东西都不是肉。”学会做红烧肉的女儿，发现小时候仰望的红烧肉并不难做，难的是如何在漫长的等待中保持期待和愉快。“当自己坐在锅边静静等待肉被煮得酥烂时，想到很多年以前，外婆是不是也曾经在厨房里像我现在一样看着锅里的肉，大火煮开换小火慢炖，这两个小时的过程，她在想些什么呢？”

我的幼时的东北，每人每月只有三两油定量，无滋无味，我的童年是没有红烧肉的。主食购买也定量，每人30斤，以粗粮为主。我幼时有严重的扁桃腺炎，不得不手术切除，常哭诉高粱米饭“拉”（东北话：割）嗓子。我妈想尽办法，每月用两斤换一斤的比例，向儿子多、定量不够吃的人家，用高粱米换些许大米，让两个女儿“改善生活”，当然，还要让已成了她丈夫的那个“阿哥”，能偶尔喝点小酒——她不得不努力重拾炊事，“无”中生有。比如，一小碗东北单季稻产出的粳米，因为吸足了比别地双季稻、三季稻更丰盈的阳光，烧熟了一揭锅，晶莹润白，自带油光，喷香。再淋上一小勺酱油，拿筷子拌开，丝丝缕缕的酱色，让人在米香和酱香中沉

李泓冰

红烧肉和烫毛蚶

我妈是女孩，还是抱养的，没有读书的福气，也没抗日的胆气。她也要强，自己找到进步学生办的平民夜校，勉强读到小学四年级，抗战来了，举家逃难，学业没了下文，只能专心给一大家人买汰烧（上海话：买菜烧饭）。因此，妈妈烧菜是有些幼功的。没想到，那个失踪四年的“阿哥”随解放军南下，在新生的上海动员妹妹要走出家门，“自力更生”。我妈居然就信了，去考了军校，还入选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。忙忙碌碌中，我妈也没忘了厨艺，哪怕后来辗转到了辽宁，在物质匮乏的时代，我们家也偶尔会飘出丝丝缕缕源自江南的香气。

再，就要说到在东北乏人问津、因而也更加便宜的毛蚶了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为解放军寻找亲人的公益活动中，我妈找回了当年因家贫把她送掉的父母。她带我去看望过一贫如洗的他们。仿佛总有几分抱歉神色的他们，领着我去赶过小海。启东的滩涂盛产毛蚶，长在浅海泥沙里，一会儿就能挖满满一小桶，回来冲洗干净，妈妈往一锅冷水里扔几片姜，烧烫，投入刷净的毛蚶烫一下，不等再沸就得关火捞出锅。烫过的毛蚶，一只只都微张开口，个别不开口的，拿一个五分钱硬币，嵌入蚶壳接头处，一拧便打开了。筷子夹着犹带血水的鲜肉，在开水碗里略荡一下泥沙，再蘸蘸

每逢中秋，最想念的常是父母、友人、爱人，抑或家乡。对于这份心底里的惦念，恐自“新月”始。

连日来，北京画院美术馆的“无限清凉——丰子恺艺术展”和“三家门下转轮来——齐白石与徐渭、八大山人、吴昌硕”两个几乎同时推出的展览火了，天天排队长队，是这个喜好艺术的观画处没有过的气象。步入展厅的第一幅画就是丰子恺的那件名作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这幅画被认为是丰子恺的“漫画出世作”，黑白稿最早发表在1924年来自自清、俞平伯主编的《我们的七月》上。聚后的清凉，穿过竹帘望见的那钩新月，最是惆怅。哪止丰子恺，齐白石也划过一方印章：客中月光亦照家山。这方印章后来演化出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的展览主题“客中月光照家山”。2023年在他家乡湖南举办时，还请另一个湖南人——99岁的黄永玉题写了展标，亦是一段佳话。展览的海报是白石老人的侧身像置于一个大大的圆月之中，既表达了齐白石在北大对家乡的心心念念，更寓意着一份圆满。

关于月亮，齐白石还另有佳作。在北京画院收藏的2000余件齐白石的作品与文献中，我最爱的是一件尺幅不大的书法。其中的奥妙，我个人的浅见于不少场合与朋友分享过。这幅作品正当中仅写了一个充盈画面的篆书：月。此字右侧题了4个小字：“残月增满”。再看作品的左侧，方知白石老人写于1947年。那时，齐白石应该说已是功成名就、闻名遐迩了。不仅在前一年，与溥心畲一起作为画坛代表前往南京办展，更在上海受到极高礼遇，作品大卖，张充仁甚至为其塑像。如日中天的齐白石，为什么还要写“残月增满”呢？开始我也颇为不解，后来想起曾同一位老友聊天，他说：“你看小时候咱们读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洪七公有一招叫‘飞龙在天’，我一直以为这是最了不起的一招！但在人生中，如果已经‘飞龙在天’了，恐怕就该走下坡路了。”回望80多岁的齐白石，如此冷静，写下“残月增满”，或许他感觉自己离“圆满”还有距离，还需“增满”。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爷子真正的成功的确不在那个时候，他又活了10年。此后的10年，齐白石成了中国的美协主席，拿到了国际和平奖金，成为北京画院的首任名誉院长，甚至在其身后的1963年，还入选世界名人周年名册。的确，齐白石这个人非常神奇，他仿佛有预见的能力。譬如，他会趁着年轻视力好、手头稳时画极其细腻的草虫，到年老时阅历、经验更丰富时再补上大写意的花草。这份跨越时空的“工写结合”成为其艺术的一大特点。总之，白石老人做的一些事情、一些判断仿佛是从土地中长来的，朴素而有深意。甚至不得不说，虽然我做齐白石研究也有20多年了，但面对他的作品慢慢品读时，还会常会忽有所悟，突然有给齐老爷子鞠个躬的冲动。或许这就是齐白石和他艺术独有的力量。

齐白石自署活到了97岁，但实际是93岁。而黄永玉是活到了99周岁，按中国人的算法，已是百岁老人了。在给黄先生筹备“如此漫长·如此浓郁——黄永玉新作品展”时，我很荣幸为同期出版的《永玉100》写了后记，其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月亮的。“兔年的蓝兔年，是黄老画的最后的生肖景。而他身边的人，每年盼的是他设计的挂历。兔年的挂历，烫了金，两个兔子耳朵竖起来，是双重的胜利！后面有个大大的圆月亮！他说：‘我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。’黄老看重这100岁，他明白齐白石说‘残月增满’的意思，然而，他希望的是没有成为圆月亮。”大成若缺”或许才是真圆满！他一直在解死亡这道题，他没有胜利，更没有失败。真正的死亡是被忘记，他较了个劲，他用自己的方式，让掩埋与遮蔽显得多么费力气。”

黄永玉“自己的方式”哪只是画画，写诗也一样。他在2021年出版的诗集《见笑集》中有一首诗《月》，就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。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，/它圆它的，缺它的，/却总是/冷冷地欣赏人的/悲欢离合。/既不伤害/也不同情，/永远地无动于衷。/人许愿、祈求、寄托，/向着它寒冰的脸。/它美，是因为/自古以来的漠然。/人匍匐于无垠的清晖之下……/想起来了，/它多像我年少时熟读过的/女孩的眼睛……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，/它圆它的，缺它的，/却总是/冷冷地欣赏人的/悲欢离合。/既不伤害/也不同情，/永远地无动于衷。/人许愿、祈求、寄托，/向着它寒冰的脸。/它美，是因为/自古以来的漠然。/人匍匐于无垠的清晖之下……/想起来了，/它多像我年少时熟读过的/女孩的眼睛……

文思

文思

文思

文思

文思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

说是有月有晴圆缺